

第五章 《女帝奇英傳》的藝術表現

《女帝奇英傳》創作的年代，正是新派武俠小說剛起步不久的階段，新派武俠小說家在汲取舊派武俠小說的養分之後，不斷地推陳出新，使得當時的武俠小說界一片朝氣蓬勃。個人在探討過文本的創作淵源、思想內涵及人物塑造三大課題後，本章則將針對文本的藝術表現予以分析。《女帝奇英傳》既為梁氏最喜愛的三部著作之一，想必在作品的藝術表現上有其獨到之處，個人將以敘事觀點、情節結構及場景描繪等三課題來做探討，試分述如下。

第一節 敘事觀點

一部小說作品中，有些東西能為敘事者書中人物所見，有些東西則不能，在事件中，沒有一個小說中人物能完全道出全貌，卻都提供了他人所缺少的部分，而敘事者的主要任務則在於找出最適合的敘事觀點，以作為敘說故事之用。若只應用一種敘事觀點來作為整部作品的主軸，想要獲得眾人的認同，機率上恐是微乎其微，因此，在不同的情境裡，需得藉由合適的敘事觀點來敘述，小說分析家肯尼作了一個比喻：

我們先把小說中的觀點跟純粹物理上的觀點，作一比較。如果我正面對著你站立，我就看不到你的肩胛骨；要是我想看到你的肩胛骨，我們兩人當中需有一人移動。也就是我必得從另一個「觀點」看你¹。

讀者若要對小說中的人、事、物了解透徹，就得透過梁氏於故事中巧妙置入的敘事觀點中，敘事的觀點不同，觀感也將各異，因此，需得細細品味各種不同的敘事觀點，並由不同的角度去體會敘事者的精心安排，才能將己身融入作品中，與作者一同分享創作的喜悅。以下個

¹ 肯尼著、陳迺臣譯《小說的分析》（台北：成文出版社，一九七七年。），頁五六。

人將敘事觀點分為全知觀點²、自知觀點³及旁知觀點⁴等三課題，分述如下。

一、全知觀點

在 第一回 中，上官婉兒得知武后是自己的殺父仇人，對武后自是深惡痛絕，但奉武后之命到巴州探望廢太子李賢的鄭溫，在臨死前竟然力勸長孫均量重新效命武后，令她百思不解：

然而上官婉兒看得清清楚楚，鄭溫臨死之時，一點也不糊塗，正因為這樣，卻反而令得上官婉兒糊塗了！她剛剛解開了七年來橫塞胸臆的疑團，明白了自己的身世之謎；如今又壓上了更重的疑雲，面對著一個更複雜難解之謎：武則天，她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？（ 第一回 ，頁二七。 ）

這句話並未從上官婉兒口中說出，而只是她心中的一個想法，梁氏運用全知的角度深入上官婉兒的內心世界，上官婉兒雖然在長孫均量面前表現出對武后恨之入骨的心情，實際上她的內心卻因鄭溫的話而產生了掙扎，故事中的其他人物當然不知道上官婉兒的真正想法，但讀者們確是一目了然。

在 第五回 的峨嵋金頂大會上，李逸本想藉由一群江湖人士起義兵、抗武周，卻見群雄為了功名利祿對他阿諛奉承，大都以私慾為起義的出發點，加上武玄霜的阻撓，令他心灰意冷、失望不已，只好悄然離去，一片愁思藏心頭：

像婉兒一樣，李逸也正陷於恩仇惘惘，難以自拔之中。那日他目睹英雄大會冰消瓦解

² 見胡菊人著《小說技巧》（台北：遠景出版事業公司，一九八四年。），頁八五。所謂全知觀點，即作者的能力，發揮至最大限度，對每一件事都能瞭若指掌，並能隨意進入任何人物的內心世界，直接告訴讀者，小說中的人物正在想些什麼。

³ 同註2，頁八四。所謂自知觀點，是以「我」第一人稱為主角，所有事情是主角自己知道的。

⁴ 同註2，頁八四—八五。所謂旁知觀點，即故事中所用的「我」第一人稱，不是主角而是閒角，作者化身入故事之中，從旁敘述故事。

，傷心失意，到了極點，不待終場，便飄然遠引，獨上峰顛。峰下廝殺之聲，漸遠漸寂，耳邊但聽得松風鳥語，流泉琤琮，一片天籟，代替了金戈殺伐之聲。抬頭望去，山巒層起，霧靄迷濛，但那日輪紅影，卻已在濃霧之中透露出來。黑夜將逝，天正黎明，李逸迎著曉風，吁了口氣，恍如做了一場噩夢，夢裡醒來，熱鬧繁華，早已是風流雲散。山中景色，幽美之極，李逸心頭，卻是紛亂一片，殊不寧靜。（第八回，頁一五六。）

李逸心中難隱的失望與傷心，並未在峨嵋金頂大會上展現出來，而是獨自一人來到峰顛，儘管山中景色幽美，卻難掩他心中的紛亂，假若梁氏沒有以全知的觀點來看李逸，讀者將很難體會出李逸的情思。

在第十回中，李逸因身受重傷，在金針國手夏侯堅處療傷，正當傷勢即將痊癒之際，卻見天惡道人飄然而至，原來是為了要驗證他所創毒掌的功力，並藉此考驗夏侯堅的醫術，夏侯堅為了保護李逸，硬接了天惡道人一毒掌：

天惡道人好生驚詫，他從夏侯堅這一掌反震之力，試出了他的內功深湛，確實是有點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，但更令他不解的是：他的毒掌，不但掌力可以開碑裂石，毒力之猛，更可以直透臟腑，縱算夏侯堅的內功再好，也總應該有毒性發作的徵兆，但現在已隔了一盞茶的時刻，夏侯堅的面上竟然沒有透出半絲黑氣，目光也還是那樣炯炯有神。他卻不知，夏侯堅心中的驚詫，其實並不在他之下。夏侯堅這時也正在默運玄功，收斂體內的毒氣。（第十回，頁二一一—二一二。）

就在天惡道人打完夏侯堅一毒掌之後的一盞茶時間裡，李逸與長孫璧雖然也在一旁，在其中的險要兩人卻是全然不知，但經由梁氏的一番詮釋之後，這一盞茶的時間裡，一個用力出掌，一個盡力抵禦，在表面上看來平平無奇，實際上卻是驚心動魄。

武玄霜對李逸有情有義，但礙於政治立場的不同，兩人始終無法結合；而裴叔度對武玄

霜亦是情有獨鍾，無奈武玄霜心中早被李逸所佔據，就在長孫璧殞命之時，武玄霜發覺李逸對長孫璧情深義重，頓時心中一片寂寞與淒涼，走到了屋外的雪地：

忽然雪地上又現出一條人影，踏著她走過的足跡，靠近她的身旁，他是裴叔度。可是武玄霜好像並沒有察覺她的師兄，裴叔度也沒有開口叫她，只是跟著她默默的走。唉，他知道師妹此際的心情，而她的悲傷也實不在他的師妹之下。自從武玄霜到過天山之後。他漸漸發覺了師妹對李逸的感情，他是多麼害怕他師妹重蹈他姑姑的覆轍啊！而且除了這個害怕之外，他也漸驗發覺了在自己的心底也隱藏著一份對師妹的感情。

（ 第二十八回 ，頁六〇一。 ）

武玄霜與裴叔度兩人，雖一前一後地走在雪地上，但卻並未交談，其實兩人的心中各有所思，儘管兩人份屬同門，本應相互照應與扶持，卻因為情感上的糾葛，致使兩人漸行漸遠，最後徒留裴叔度一人，情困天山的下場。

以全知觀點來深入故事中人物的內心世界，透過梁氏細膩地敘述之下，讀者可以輕易地了解每個人物心中真正的想法。雖然全知觀點具有高度的彈性，可在任何的時間與地點切入問題的核心，進而使人豁然開朗了解小說的內涵，省去了讀者不少的費心猜疑的時間，但前提是必須在運用得宜的情況下，才能發揮它最大的效果；若是無法適時地運用，光憑梁氏一己好惡而任意置入此觀點來敘事，那情節的發展將趨於鬆散而凌亂了！

二、自知觀點

在 第一回 中，上官婉兒一時興起作了一首詩，卻引起長孫泰與長孫璧兄妹的疑惑，長孫璧笑道：「葉下洞庭初，思君萬里餘，不知賢妹所思的，是洞庭湖濱哪一位有福氣的兒郎？」長孫泰更是疑心不釋，心中直在琢磨：「婉兒，她，她在思念誰呢？」上官婉兒則是笑彎了腰道：

姐姐你怎麼這等油嘴滑舌，無理取鬧？我是借湘君、湘夫人的典故，在懷念大舜皇帝呀！（第一回，頁五。）

上述對話中，上官婉兒是唯一第一人稱的敘述者，而長孫泰與長孫璧兩人並不是「我」，因此，透過上官婉兒的「我」親見、親聞、親感，獲悉了作這首詩的本意，原是借湘君、湘夫人的典故，以懷念大舜皇帝。

李逸在與上官婉兒相遇後，一個是李唐宗室子孫，一個是功臣忠良之後，對武后的專政自然反感，兩人的身世相仿，李逸不自覺地道出了自己的心聲：

我就是在那一事件之後，逃出宮的。幸而我及早見機，要不然焉有命在？呀，你也許還不知道，就在這七年之中，那女魔王接連殺了三十六家王親國戚，皇帝宗室被殺的更多，連她自己的兒子也不能倖免，或被貶謫，或被毒殺，思之令人寒心！（第二回，頁五一。）

李唐宗室子孫與上官婉兒的祖父、父親，因政治因素而遭武后殺害，且李逸的身分特殊，因而背負了復興李唐宗室的重責大任，但他對武后的看法，其實是相當狹隘的，由於自知觀點的所見、所聞、所感，被敘事者的自身意識所限制，因此在論及某些人、事、物之時，在看法上大都受限於視角的觀點之中不盡全面，甚至太過偏頗。

夏侯堅一生鑽研醫道，活人無數，但對於改朝換代之事，他倒是很能釋懷：

我不管江山是姓李的還是姓武的，王孫也好，平民也好，爭鬥之事，我都不予理會。老谷，你也忒多事了，我前些時候聽說你召開什麼英雄大會，我就極不贊成。英雄不死，大亂不止，天下紛紛，何苦來哉？我祇求安安逸逸地渡過一生。（第九回，頁一八九。）

夏侯堅本就無心政事，只希望與老百姓一般平安度日，因為此處透過自知觀點呈現在他的心裡的想法，「英雄主義」的作祟，是天下紛亂的主因，只要能使老百姓生活安樂，誰家天下又有何干呢？歷代以來，除王莽兵不血刃篡漢建新之外，每個開國的君主何嘗不是「一將功成萬骨枯」，但在李逸的心中，由於「家天下」的觀念根深蒂固，對女性掌權更是欲除之而後快，若真讓他起義兵、討武周，恐怕將應了夏侯堅之言：「大亂不止，天下紛紛」。

在 第二十四回 中，李逸遭突厥大汗所擒，並欲利用李逸的身分進兵中原，對於自己的侵略野心竟一派義正辭嚴：

所以我說你錯了！你總是對我猜疑，可知我是想把中國皇帝的寶座奉送給你麼？我興的是仁義之師，給你們中國除掉膽敢以女子作皇帝的妖孽，打倒武則天之後，我就扶助你做皇帝，大唐一統江山，全歸你管。你還要怎樣？你還說這不是一件天大的好事麼？（ 第二十四回 ，頁五一六。 ）

突厥大汗為了使中國成為他的屬國，對李逸講了一堆冠冕堂皇的理由，表面上說是要助李逸恢復大唐江山，實際上卻是為了他個人的私慾，完全不管戰亂後將是一片生靈塗炭。

由此可知，自知觀點雖能清楚地表達出各個人物的想法與觀念，但卻可能太過主觀，且失去了公平與正義，李逸「家天下」的觀念、夏侯堅「清淨無為」的理想、突厥大汗「損人利己」的行為，三人皆為了自身的理念而有一番陳述，透過本身的所見、所聞、所感，因而以自身為中心點，展現自知觀點下所開展的心理世界。

三、旁知觀點

在 第一回 中，上官婉兒由劍閣往巴州的途中，遇到一賣茶老人，從老人口中得知武后極受老百姓與農民的尊敬，卻反而被知識份子所唾棄，最後賣茶老人說道：

說到亂殺人嘛，聽說她殺的都是王孫貴族，或者做大官的人。別處地方我不知道，在咱們這個縣子裡，幾年來倒沒有聽說殺冤枉過一個老百姓。倒是三年前有一個貪官叫曾剝皮的被她殺了。（第一回，頁三二。）

上述所用的「我」即是以第一人稱敘述的旁知觀點，藉由賣茶老人的口中，說出事實的真相，完全是出於肺腑之言，甚少矯柔做作，使人由側面來了解武后的政績，與知識份子口中的女魔王實是天壤之別。除了知識份子之外，打家劫舍維生的強盜對武后也甚為不滿：

武則天這個女魔王做了皇帝，咱們的日子越過越難，哼，就算她是個男人，我也要反對他。（第五回，頁一〇六。）

以前做强盜的多半是為了生活困難，但在武后徹底實施「均田制度」下，有泰半的人受招撫去種田，不願種田的仍要打家劫舍，綠林的勢力自是大減，生活也越過越難了。武后在老百姓與農民的心中，是一個肯為民服務的好皇帝；但在知識份子與綠林人士心中，卻是不折不扣的女魔頭，如此兩種極端的反應，頗令人玩味。

李逸在行刺武后失敗後，又見心上人上官婉兒竟然做了武后的記室，身心俱疲，決心歸隱塞外天山。武玄霜在八年之後，受武后與上官婉兒之託，不遠千里到塞外尋找李逸，遇到了一群維族人，大家談到漢族與維族的相處情形，這一棘手的問題卻因行俠仗義的「天山劍客」的努力，化解了彼此的隔閡，一位面帶刀疤的青年首先發話：

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！他沒有留下名字，可是我知道他是誰。你們中也許有人碰見過他；沒見過他，也可能聽過這個名字。他就是天山劍客！（第十五回，頁三一九。）

一位維族老人聽了之後，也憶起了從前受「天山劍客」贈天山雪蓮，進而免除了全家的牢獄

之災的經過：

我也曾見過天山劍客，卻不是你說的模樣，他是像我一樣，外貌看來有點龍鍾的老人。……就在我上吊的時候，天山劍客來了，他一劍削段繩索，將我救活，並載我身邊留下了一朵天山雪蓮。他有寶劍，又有天山雪蓮，你想除了是天山劍客，還會是誰？」（第十五回，頁三二〇。）

青年人與老人所說的當是李逸無疑，但由於李逸身懷夏侯堅的易容丹，因此在旁人看來就顯南轅北轍，似乎不是同一人。旁知觀點因視界受到限制，因此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「單一觀點」，但究竟要相信誰的，一般來說，要選擇看清實相最多，而又最有表達能力的人。但為了更進一步釐清事實的真相，則需綜合每個人的「單一觀點」，更要選擇最適合表達主題（天山劍客是誰）的那個人為敘述者。如果只聽某人的片面觀點，那無疑是瞎子摸象，各說各話，雖然給了大家充分表達的機會，卻無法做出明智的抉擇。因而，儘管旁知觀點的視界受到了限制，卻使得梁氏不得不「壓迫」自己於狹小的空間中力求創新與變通，進而將藝術境界向前推進。

第二節 情節結構

武俠小說為敘事文學的一種，敘事文學著重人物在事件中的表現，而每個事件與小說的主題，都是息息相關的，故事情節在發展之時，需得兼顧循序漸進與緊密關聯。《女帝奇英傳》著重故事情節與人物之間的關聯與因果關係，在線索安排上不難看出梁氏的用心，要配合歷史背景來寫小說並不容易，對細節上的精心策劃，可使得武俠小說的情節更富變化性，更為錯綜複雜，以下則依文本的情節結構特徵，分述如下：

一、章回結構

《女帝奇英傳》的故事情節，除了傳統的順敘手法之外，更以倒敘及插敘的敘事手法，將情節發展中的因果關係完整呈現，使得讀者能對整個情節發展的來龍去脈，透徹了解。雖然延用了舊章回小說的回目，但在主題、人物及事件的鮮明度上，較前人更能完整地呈現，在當時說來，不啻為一項創新的藝術表現。《女帝奇英傳》依故事情節，個人認為大致可分為以下四個部分：

（一）第一部份

第一 七回，藉由上官婉兒的祖父與父親因武后而死的血海深仇，武后被形容為滿手血腥的女魔王，但之後的發展卻是峰迴路轉，上官婉兒本對武后怨恨不已，但沿途的遭遇與聽聞，令她內心相當掙扎，最後更與武后直接面談，為武后的真誠與仁慈而感化，做了武后的記室。男主角李逸身為李唐宗室，文武雙全，卻無時無刻不忘中興大唐，但在謀事起義的過程中，發覺追隨者大都是心懷險惡、私心自用之輩，而武后卻治國有方、知人善任，不禁大嘆：「傷心宇內英豪，盡歸新主；忍見天京神器，竟屬他家！」隨著上官婉兒、李逸與武玄霜的相繼登場，將情節發展導入了另一個情境中。

（二）第二部分

第八 十四回，李逸遭惡行者與毒觀音的襲擊而身受重傷，武玄霜出手相救，兩人之間的情愫因而深種。傷癒之後的李逸，深覺舉事推翻武后實有現實之困難無法順利推行，在獨自行刺武后之時，不僅發現武后的剛強不可動搖，更因上官婉兒做了武后的記室而傷心欲絕，失望之餘，受長孫均量臨死之託，他毅然決然地偕同長孫璧歸隱塞外，從此不問政事，於天山安享餘生。

（三）第三部份

第十五 二十八回，本想在塞外度過餘生的李逸，卻因突厥大汗想藉由他的李唐宗室身為藉口，企圖南侵中原，但李逸此時已非「家天下」的奉行者，一切皆為了老百姓所著想。因此，他與武玄霜、夏侯堅、谷神翁及符不疑等人，和突厥大汗、百憂上人及天惡道人等一班邪派人士，展開了一場生死搏鬥，但長孫璧卻在此役意外殞命，使得李逸悲痛不已。但為了防範突厥大汗與武承嗣之間的勾結，也為了調停武氏子孫與李唐宗室的爭鬥，他決定返回中原，既能見到上官婉兒，也可完成他最終的宿命——復興李唐宗室。

（四）第四部分

第二十九回 三十二回，李逸在返回中原的途中，感嘆戰亂後的蕭瑟景象與生靈塗炭，回想八年前的他，曾想舉義兵、抗武周，但樣一來，又得造成多少無辜生命的殞落，令他唏噓不已！雖然李逸與武玄霜聯手鏟除了武承嗣的叛亂，也見到了上官婉兒，但命運對他的捉弄卻尚未結束，不幸地受傷中毒，更因太平公主好心賜「靈藥」而傷勢沉重，回天乏術的他並不擔心，因為他知道上官婉兒已經有了歸宿，政權也重回李唐宗室。這位憂國憂民的李唐王孫，雖然最後以悲劇收場，但他生前的心願已了，儘管一生情愛糾葛不斷，但卻都隨著他的殞落隨風而逝了！

二、線索安排

文本既是根據歷史背景來寫作，則大部分採用順敘的方式，偶爾運用插敘及倒敘的手法，因此，在人物出場或事件發生之前，都可從梁氏給予的線索中略知一二，小說家高曉聲曾談到自己的創作體會：

寫小說往往第一是找到細節，人物是後來出現的。有一、兩個特徵性細節就好了，就可以發展、引申。就會想見是什麼樣的人物，就知往哪個方向上使勁⁵。

上述所提到的「細節」指的就是情節發展中的線索，若情節發展少了線索的置入，則人物的出場及事件的發生將會使讀者摸不著頭緒，好像無中生有似的，不僅欠缺說服力，也將使情節發展失去延展性。情節的發展有它貫穿全文的主線，循著主線的軌跡，旁生許多支線來營造故事中不同的氣氛，但支線並非無限制地發展，主要是作為主線的支柱。如有強有力的主線，再加上令人驚奇的支線搭配，組合起來就是一部好的小說。

《女帝奇英傳》中，李逸身為李唐宗室王孫，在情節發展的主線上，即是以李逸復興李唐、推翻武周為主線貫穿全文，個人將支線分為三部份，分述如下。

（一）有緣無份 李逸與上官婉兒

李逸與上官婉兒自幼即是青梅竹馬，雖因政治上的迫害短暫別離，卻能於長大之後巧遇往巴州的途中，說來可是相當有緣，兩人也視對方為心上人。一個是落拓王孫，身負復國大任；一個是不世才女，肩負深仇未報，因此，快到巴州之時，因李逸的一個決定，兩人又再度分離：

咱們抄小路走，稍稍分開一些，不要讓人看出咱們是同一路的。（第三回，頁五五。）

這一次的分離，使李逸在峨嵋金頂大會上看盡群雄的醜態，心下已知集豪傑之力復興李唐乃不可為，於是興起了獨自行刺武后的念頭；上官婉兒則是為武玄霜所救，並被武后的真誠與仁慈所感化，做了武后的記室。就在李逸欲行刺武后之時，上官婉兒的歸順卻令他痛心疾首：

⁵ 見《福建文學》第九期 漫談小說創作，一九八三年。

婉兒，我後悔與你重逢，從今之後，你只當世上再沒有我這個人，我也把你當做死了。今生今世，我與你路隔雲泥，你也不必再望與我見面了。（第十三回，頁二七六。）

兩人之間的關係至此似乎已經劃下句點，到了情節發展的最後階段，兩人又再度聚首，上官婉兒為了國事而嫁予太子，而李逸自知回天乏術，且政權也回歸李唐宗室，一個為了國事，一個畢生心願已了，雖然彼此都掛念對方，可惜事與願違，終究仍是有緣無份的一對。

（二）情義相生 李逸與武玄霜

李逸與武玄霜於峨嵋金頂大會上初次相遇，由於兩人的政治立場不同，因此初次見面卻是不歡而散。正當李逸對群雄失望之餘，武玄霜竟親手送來他遺落的古琴，並對他「眉眼盈盈，毫無敵意」，想起群雄與武玄霜相較之下，確有天壤之別，不禁心中一盪：

驀然間上官婉兒的影子接著泛上心頭，李逸好像溺水的人抓著蘆葦一樣，抓著上官婉兒的幻影，一個是溫柔解事的女中才子，一個是英姿颯爽的巾幗英雄，放在一起，確是一時瑜亮，難分高下，李逸心中想道：「人生得一知己，死亦無憾。婉兒是我的知己，她卻是我的仇人！」（第八回，頁一五七。）

李逸與武玄霜相見的第二次，就將武玄霜與上官婉兒相較，可見在他的心中璧留下了武玄霜的身影。李逸後來更得武玄霜之助，免於中毒身亡的噩運，如此恩德更增加了武玄霜在他心中的比重。之後武玄霜更在突厥大汗的王庭上出手相助李逸，她對李逸如此地有情有義，李逸怎能不知，但此時的李逸已與長孫璧結褵八載，只好再次將內心的激情壓下。

為了中原百姓的安危，兩人由突厥汗國到長安，殲滅了許多邪派人士，也化解了武氏子

孫與李唐宗室的鬥爭，政權也重回李唐宗室之手，一切看來是那麼地順利，不幸地，李逸遭太平公主毒害，命在旦夕，武玄霜自知無力拯救，待李逸去世後，她的心已如槁木死灰，但仍不忘照顧李逸的兒子，武玄霜的有情有義，正是李逸對她萌生情愫的主因。

（三）悲情鴛鴦 李逸與長孫璧

在文本中，李逸與上官婉兒、武玄霜、長孫璧之間的情愛糾葛，自始至終從未間斷。長孫璧與李逸相識的時間最晚，她卻在李逸最需要人照顧的時候隨侍在側，但李逸只將她當成妹妹看待，讓長孫璧好生失望，卻因長孫均量臨死前的託付，改變了兩人的關係：

我如今祇剩下這個女兒，我要將她的終身拜託給你照顧了，殿下，你願意給我挑起這副擔子嗎？（第十四回，頁二九三。）

因此，最不看好的長孫璧，竟與李逸結為夫妻，或許正因如此，兩人之間雖然過了八年的平靜生活，但最終仍難逃命運的捉弄，長孫璧為救李逸，以有孕之身誤服了夏侯堅的「佯死」藥散，夏侯堅嘆道：

她懷有三個月的身孕，生機一停，便難復蘇，老夫也無能為力了！（第二十八回，頁六〇〇。）

李逸傷心透頂，感到內疚不已，感嘆在她生前沒有令她得到幸福，雖然他和長孫璧的成婚甚為勉強，但此時此刻，他第一次感到自己真正愛她，可惜已經遲了！

在線索的安排上，除了李逸復興李唐宗室的重責大任之外，男女主角之間的情愛糾葛，圍成了整部小說的緊密網絡，雖然情節發展是以李逸為中心，但旁生的支線確是不可或缺的連結，就在主線縱貫、支線連結的互相配合之下，使得故事內容不顯單薄，而是以百江匯流

的方式，將似乎旁生難收的枝節密實地結合起來，可見線索若安排得宜，對情節發展將可收事半功倍之效。

第三節 場景描繪

一部好的小說，包括武俠小說，在場景的選擇方面是極其重要的，因為場景正是小說人物實際活動的地域及場所，但場景並非無限制地增加，畢竟小說人物的活動空間若是太大，則勢必影響作者的專注力，在處理情節發展上也將更為棘手，因此，大多數的作家都不會任場景頻頻轉換，而是有所侷限，小說評論家金健人說道：

在小說創作中，時間處理的一個起碼手段是將漫長壓縮為短暫，或將分散的幾個時間融合為一個整體；而空間處理則要求縮萬里於咫尺，將人物活動集中於有限的天地裡。這種壓縮、集中、概括的本領，是小說結構的基本功⁶。

上述所說的「空間」，即是本節所謂的「場景」，場景若是相隔萬里，則在情節發展上將耗去許多篇幅，不僅梁氏為難，讀者看了也乏味。因此，將人物活動的場景壓縮、集中、概括等三種技法雖然只是基本功，但卻是作品是否能夠成功的一大關鍵。以下個人將文本中的場景描繪分為情景交融與情事合一兩個部分，分述如下：

一、情景交融

人物將己身的情思融於景物之中，以當時的心境配合週遭的景物，藉以抒發個人心裡的感受，在 第一回 中，長孫泰與長孫璧兩兄妹於棧道上比劍，只聽長孫泰邊比劍邊唸道：

⁶ 見金健人《小說結構美學》（台北：木鐸出版社，一九八八年），頁五九。

劍閣開天險， 看劍！削壁接青天， 奇哉！飛鳥飛難過，猴子鎖眉尖 好呀
，好步法！低頭望山谷，白雲腳下懸。 我的好小姐，你可別看啦！（第一回，
頁一。）

雖然聽在上官婉兒耳中只是一首普通的打油詩，但從中卻可看出長孫泰與長孫璧兩兄妹比劍的心境，兩人在心理毫無負擔的情況下，儘管腳下的棧道一失足就成千古恨，他們還是以極其靈巧的姿態在上面比劍，彷彿與削壁、青天、棧道等合為一體，才能從容不迫地穿梭於蜀中天險之上。四季交替，不同的季節有著不同的景觀，不同的景觀則左右著人們的思緒：

這一日他在靜室之中獨坐無聊，想一會武玄霜，又想一會上官婉兒，但覺情懷悵悵，心事重重，這時已是初秋時分，從窗子裡望出去，庭院裡已是落葉滿階，殘紅待掃，李逸翹首長空，緩緩的唸出上官婉兒送他的那一首詩：「葉下洞庭初，思君萬里餘。霧濃香被冷，月落錦屏虛。欲奏江南調，貧封薊北詩。書中無別意，但悵久離居。」
（第九回，頁一九九。）

初秋時分，落葉滿階，殘紅待掃，秋意本就令人感到惆悵，傷重初癒的李逸，見此初秋景色不覺情懷悵悵，心中既想著武玄霜，又惦著上官婉兒，思念之情猶如滿階的落葉，等待他自己去理清雜亂的思緒，觸秋景而引思念之意，只是秋葉易掃，但思緒卻難理了！

在李逸發覺武后之堅強地位鞏固不可動搖，又證實了上官婉兒甘心為武后幕僚之後，心灰意冷的他偕同長孫璧欲歸隱塞外，恰好又逢初秋，只是此時的場景已不在中原：

一月之後，他們驅車走出了玉門關，正是涼秋九月，塞外草衰的時候，眼前黃砂漠漠，一片荒涼。（第十四回，頁三〇九。）

此時李逸又想起了上官婉兒送他的那首詩，更用武玄霜所贈的手絹拭去眼邊的淚珠，長孫璧

則是依偎著她唯一的親人——李逸，兩人望著一片荒涼的黃砂漠漠，雖然各自懷著不同的心情，以迎接未來的命運，但唯一相同的，則是去國懷鄉的旅愁。

八年之後，李逸痛失了妻子長孫璧，雖然突厥汗國的外患已除，但長安城的內鬥方熾，使他不得不回到中原，已完成他未盡的宿命——復興李唐：

半月之後，李逸到了長安，長安的景象比之八年之前更興旺了，寬廣的大街上，行人熙來攘往，簡直嗅不到戰爭的氣味了。（第二十九回，頁六一八。）

八年來的經歷對他來說，彷彿惡夢一場，醒來之後仍是孑然一身，心境較去國之前更為淒涼了。然而八年前，他以為長安早已是一片荒涼，但眼前所見卻是一片繁榮景象，武后用兵神妙退突厥，百姓和樂安康，他心想：「縱使太宗復生，亦不過如此」，這在在都令他內心的矛盾更為深重。

就在解決了武氏子孫與李唐宗室的鬥爭之後，李逸又遭太平公主所毒害，仍舊難逃其悲劇的一生，就在上官婉兒見到李逸的第二天，上官婉兒即奉旨與太子成婚，李逸為外面的樂聲所驚醒，他雙眸半啟，問長孫泰道：

是誰家娶親？鑼鼓喧天，想必不是尋常百姓？（第三十二回，頁六八八。）

長孫泰雖謊稱不知，但悲痛落寞的眼神看在李逸眼中，他淒然笑道：

你不知道，我可知道了！這樣的收場不很好嗎？婉兒的心中有你、有我，她也有她自己的路要走，你又何必傷心？（第三十二回，頁六八八。）

雖然未親眼看見屋外迎娶的熱鬧場面，但迴光返照清楚了李逸的意識，他一生的心願已了，對於上官婉兒的志向遠大相當認同，並替她有了歸宿而高興，甚至反過來安慰長孫泰，瀕死

之際的情境與鑼鼓喧天的景象交融對比，更加突顯他心境的平和安詳！

二、情事合一

人物的情思除了會受景觀而有所影響之外，情思對事件的感受也極為深刻。李逸本想藉由綠林豪傑之士的力量來舉事，就在往巴州的途中遇到了一股強盜，這些強盜本是前來迎接他的，卻看走了眼，認不出李逸來，反而對李逸起了盜心，其中一個強盜說道：

七哥，你又走了眼了，這傢伙是何等樣人，我不知道；但我卻知道他身上所有，最少值十萬兩銀子，絕不是你說的窮酸！（第二回，頁四五。）

上官婉兒為了幫李逸，與群盜交上了手，時間一久卻落居下風，李逸當場看不過，朗聲吟道：

巾幗有英豪，愧煞鬚眉漢！哼，四個大男人，欺侮一個弱女子，當真是連我也看不過眼了！（第二回），頁四八 四九。）

李逸本來不想出手而露了自己的身分，但對群盜聯手欺侮上官婉兒的行徑甚為反感，心情明顯地受到影響而惡劣不已，雖然這些人是為他而來，卻見財起歹念，不禁令他悲從中來，嗚咽吟道：

就因為這班強盜太過不成氣候！嗚呼，霍子孟之不作，朱虛侯之已亡。傷心宇內英豪，盡歸新主；忍見天京神器，竟屬他家！（第二回，頁四九。）

武后的知人善任、雄才大略，李逸深感佩服，反觀要助他起事的綠林豪傑行為如此低下，令他感嘆不已，此處引史事而反應其當下的心境，情事合一，更添其情境之感染力！待他上到

峨嵋金頂大會後，他是因武后篡奪李唐政權而反對武后，卻驚覺這些追隨者都是為了功名富貴而附和他，進而反對武后，加上武玄霜得到場干涉，令他黯然神傷地悄然離去。

李逸深感孤掌難鳴之處境，又見武后政權如此穩固，遂起了隱居塞外的念頭，雖然遠離了中原的政治是非，他特殊的王孫身分卻遭到突厥大汗所覬覦，突厥大汗道：

武則天搶了唐室的江山，你也承認她是你的敵人，如今我要進兵討伐她，也就是幫你打倒你的敵人，咱們正該同仇敵愾，你卻為何與我作對？這豈不是不識好壞麼？（第二十四回，頁五一五。）

在這一事件上，李逸是對事不對人，因為他畢竟是一個明理的人，雖然武后搶了李唐的江山，但不代表她不會善待老百姓，在李逸心中大是大非確有一定的標準，而武后並非胡作非為的人，因此，李逸對突厥大汗說道：

當然是說錯了！縱使我們姓李的與姓武的爭奪江山，那也是我們中國人爭奪中國的江山，與你何干？你借討伐武則天為名，分明是想佔奪我大唐的花花世界，錦繡乾坤。凡是大唐子民，都該執干戈以禦社稷，何況我是唐室的王孫！（第二十四回，頁五一五 五一六。）

不論是為了功名富貴的追隨者，或是為了佔奪大唐江山而對李逸花言巧語的突厥大汗，李逸絕對不違背他的理念。李逸要的是仁義之師，而非為了功名富貴而盲目追隨的烏合之眾；李逸要的是國家社稷的安和樂利，而非為了一己之私，犧牲了國家社稷的利益，以換得「李家天下」的結果。

個人情思與事件有所衝突時，並不是毫無益處的，當李逸發覺糾結武林豪傑舉義是不可行的，反思之後決定獨自行刺武后，以換來政權之轉移，可是當他發現突厥大汗想利用他佔奪大唐江山的圖謀不軌之際，即將國家社稷的利益擺在「李家天下」之前。情思與事件不僅

沒有衝突，卻起了調和的作用，兩者反而合為一體了。